

鄭板橋年譜



序

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扼杀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；一九二七年后的“训政”独裁，结束了“五四”时期科学民主为标志的学术争鸣，已为史学家们所重视；而在明末清初一次流产了的启蒙思想活动，则不太惹人注目。随着徽商对全国各大城市经济的控制，苏州等地手工作坊的增加，市民意识的抬头，从封建层岩下面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微弱呼声，汤显祖的剧作，青藤多方面的天才，白阳、陈老莲的绘画，四大画僧的清劲超逸中寓有沉痛的作品，王觉斯（卑劣的人品不能否定他杰出的艺术）、倪元璐、傅山的书法，黄宗羲、唐甄对君权的评论，李贽对史书及小说的评点，公安派和某些遗民的小品，或多或少都表达了渴望多得到一些自由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，有些人还带着国破家亡的民族意识，想打破明代艺术方面长期以来比较沉闷的局面。在康熙完成了大一统之后，文字狱与怀柔政策的配合使用，赵孟頫、董其昌的书法和“四王”的绘画被当局提倡，加上战争的干扰，这次启蒙运动被遏止了，生产力的恢复、民族仇恨的淡化，遗民意识被削弱了。但对个

性解放的朦胧追求并未绝迹，从广义来看，我斗胆提出“扬州八怪”画家群、甚至曹雪芹不朽的巨著《红楼梦》、古典讽刺佳作《儒林外史》中鄙薄功名的思想，未必和那次流产的启蒙运动无关。对这群大艺术家不妨看做启蒙运动的豹尾，他们大都穷愁潦倒，地位不高，和贫苦同胞们的距离不会有十万八千里，而且放射出一阵强光之后，便逐渐暗淡，两代之后，继起无人，甚至趋于没落。可见这股激流不是开天辟地的潮头。

在这组书画家当中，郑板桥是位个性最突出的大艺人之一。又活到七十三岁，不象四十多岁便泪尽而逝的曹雪芹；也不似李方膺那样坐过冤枉牢、金冬心那样落拓、汪巢林那样暮年失明。他全部才华，已经被表现出来，不能算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那样死得使后人抱憾。

二

把画家分成俗与雅，并不完全准确。

衡量艺术的尺子从来不一致。你说雅，我可以说俗；你说俗，我也可以说雅。更有些人的作品是大雅若俗，或者大俗若雅。

野近于雅，熟易生俗。

《国风》同《雅》、《颂》相比，或者近于俗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而《国风》比之六朝以后的民歌，又太雅了。

故雅俗只能相对地去分。

在雅字号的画家行列中谁最俗？

答曰：“郑板桥！”

在俗字号画家的行列中谁最雅？

依然答曰：“郑板桥！”

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，其雅在于画风有刚劲清新之气，六分半书极有创造性；家书文字质朴，似淡而腴；写道情方面是一流作家。

板桥之俗在于他的作品不能完全摆脱市民趣味，他不卖画便要喝西北风，卖画就要受到买主情趣的制约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是个活人，七情六欲，与一般凡夫无异，在超脱中有不超脱处，更觉可亲。完全不食人间烟火，就连诗书画都不会有，何来板桥？板桥之雅，他人可以雅到同等火候，其俗却率真而难及，此板桥所以为板桥，何必苛求？

在封建社会的画家，无论怎么自命清高，他的作品还是要通过不同的渠道，进入宫廷与巨卿大贾的秘室。本书作者把板桥看作一个活人，并不一味拔高美化，明确指出，他那善良的愿望是办不到的。板桥说：“凡吾画兰、画竹、画石，用以慰天下之劳人。”那些“劳苦贫病之人”当中，当然包括“苦其身、勤其力”的“天地间第一等人”农夫。但他还在《自叙》中讲过：“余间作兰竹，凡王公大人、卿士大夫、骚人词伯、山中老僧、黄冠炼客，得其一片纸、只字书，皆珍惜藏度。”指出这类矛盾现象，对谱主无害，偏爱与持平是不能并存的。

中国知识分子富有人道主义传统，儒家标榜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、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”；墨家“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。”虽然一直是空想，却成了知识者向往的境地。比起前人和同辈人，板桥更关心民间疾苦：

每见贫家之子、寡妇之儿，求十数钱，买川连纸钉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，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。（《家书》）

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；
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
(《题画》)

每年卖书画多“获千金，少亦数百金，”“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，随手取赠之，”“辄尽。”“晚年竟无立锥，寄居同乡李三鱣宅而豪气不减。”(引自本书)这就非同凡响。

清代诗人林立，虽无辉耀千秋的大家，而艺术成就胜过元明。从艺术技巧而言，板桥诗歌难比吴梅村、钱牧斋、朱竹垞、查慎行、王渔洋、袁枚、赵翼、蒋士铨、黄景仁、王昙、黄遵宪、康有为，但放在诸家之间面目不会与他人混同，除去有真情之外，同情民瘼也是主要原因。

板桥词初学秦观、柳永，中岁宗东坡、稼轩，晚年近于蒋捷。词比诗好。他虽提出婉丽为正格、豪拓为变格，自己的作品却以豪辣见长，不履不衫真面目，嘻笑怒骂尽风流。“我梦扬州，便想到扬州梦我，”妙语如珠，遥接辛弃疾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亦如是。情与貌，略相似。”奔放出于冲和，不是一味排奡。轻倩圆熟的词他也写得不少，阳刚阴柔，相比较而存在，不必偏废，更不宜偏写，只要能给我们美的享受，就能传世。他的词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中一位刚直洒脱的艺术家，留在词坛的脚印，从遭遇到心理，都刻画得很深切。在开创学派而言，他比不上朱彝尊、张惠言，雄浑不如陈迦陵，婉秀不如纳兰性德，沉痛凄清不如王麓塘，追求声律不如临桂派代表人物王半塘。然能自立门户，别具风神，秀出一枝，耐得咀嚼。

人不能超越时代，他歌颂诸葛亮为真名士，何尝不想做高官？他也纳妾、狎娈童，染上同时代士大夫阶层的恶癖，我们

一不美化，二不苛求，突出主流，不纠缠于枝节。事实证明以现代人的政治标准去要求前哲，或断章取义使之现代化，都和实事求是背道而驰。

三

积寅兄为人平易温和，求知欲旺盛，搜罗史料之勤，著述之多（近十年发表论文超过百篇、编著十多种）在同辈人中十分突出。他是一个乐於在寂寞中耕耘的普通劳动者，孜孜不倦，穷年累月，夜以继日，不停地贡献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。他自己也以平凡劳动者自居，并不梦想开创学派，造成奇迹。我虽痴长他几岁，说到治学严谨、知识渊博，他都可以做我的师兄，我常从他的著作与谈话中获得教益。

在他许多著述中，这本《郑板桥年谱》有高出一头的地位。十多年来，他作了辛勤的艺术准备，先后搜集到板桥书画的照片、拓片千余件，还有大量的集外佚文、轶事，发表过十多篇关于板桥的论文，选编过数册板桥书画集，片纸只字，存真去伪，费尽思量，现在成为畅销书，获得了东邻朋友们对好评。

正因为有长期积累过程，年谱的编写，便顺胎顺产，而考订一事，甚至要经年求索，尝尽甘苦。他先后与宁、沪、川、京、潍坊、镇江、扬州、南通、泰州、旅顺、沈阳等地博物馆（院）取得书面联系，有的单位热情支持，提供清晰照片，有的个别单位为了垄断史料，积寅兄只好登门拜访，动之以诚。不是为了弄清问题，做点学问，谁又天生爱折腰？

这本年谱，发扬了俞剑华学派之长，广征博引，运用史料，力求详细、准确、活脱，努力避免堆砌、死板地钞书。许多新

史料是初次问世，全部和盘托出，不斩头去尾，使读者扑朔迷离。有此一编，板桥的为人、处世、作品（诗、词、曲、书、画）、交游，一一考索清楚，又常常用点睛之笔，讲清时代特色，不流于泛、俗、教科书口吻，行文老老实实，不尚花俏，古文语体的衔接过渡，比较自然。研究郑板桥和扬州画家群，有志于清代文学史、美术史、书法史、苏北山东方志学的人，不可不读此书。

我对板桥素无所知，作为第一个读者，是渴望把自己的快感，推荐给读者共享，说了许多片面的外行话，只有在这里告罪了。

“繁冗削尽留清瘦”，我不再饶舌。

两袖清风慕板桥，扬州旧梦恨迢迢；
千张兰竹诗魂在，铁骨寒香笔更豪。

柯文辉

一九八七年秋於金陵

写在前面

犹如宋代的苏东坡、明代的唐伯虎一样，清代的郑板桥，在人民中间有着许多美妙的传说。他在“扬州八怪”中是一位最杰出代表，勇于革新创造的书画家，“道着民间痛痒”的文学家，“得志加泽于民”、“家家画像以祀”的“清官”。

郑板桥的一生，留下了大批珍贵的诗文书画遗产，前人评述板桥的旧作也极为丰富，包括传记、方志、诗词文、书札、序跋、题画、品评等，差不多涉及到板桥一生之主要经历的每一个侧面，尽管它们显得比较零散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、历史的发展，郑板桥也愈来愈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、社会各界的注视。五十年代以来，郑板桥成为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，发表的论文及出版的书籍在历代书画家研究中居于首位。如专著《郑板桥传》、《郑板桥》、《郑板桥书画艺术》、《郑板桥轶事》、《郑板桥的传说》，书画集《郑板桥书画选》、《郑板桥书画集》、《板桥书画拓片集》、《郑板桥书法集》、《碎玉集》，诗文集《郑板桥全集》、《郑板桥集》、新编《郑板桥全集》、《郑板桥集详注》、《郑板桥

外集》等等。

在上列诸多的出版物中，发现在研究上至今还没有一本比较完整而独立成书的“郑板桥年谱”，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，虽然也有人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，如《郑板桥集》所附的《郑板桥年表》、王家诚《郑板桥传》所附的《郑板桥年谱》，但均极简略，仅四、五千字，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。

拙编《郑板桥绘画作品年表》（一万二千余字，载《美术纵横》1982年总第1辑）发表后，受到同道和读者的热情鼓励，说这项工作做得颇为及时而有价值，并希望编一本年谱专著来。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，1986年将编著年谱的打算与山东美术出版社联系，立即得到贵社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，使我们最终完成了这一计划。

本年谱以郑板桥所作诗文书画等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据，并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，记述板桥一生为人处世、世界观、艺术观、作品、交游等，广征博引，力求真实、详细、准确，所用史料皆注明出处。

全书分五大部分：一、读书、教书；二、卖画扬州；三、中举人、进士及宦游；四、作吏山东；五、再次卖画扬州。按编年，以事略、诗文书画创作、文化界、时代背景等为排列顺序。

对板桥的诗文，作必要的注释；与他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人物，也作了简要介绍；板桥的一些生平活动和作品年代不详者，凡经初步考证而得知其大致年代者，均缀以“约”字；对那些在学术界尚有异议而未取得一致的问题，也在按中予以说明；板桥书画中的摹本或伪作，偶而列入者，因题句或有所据，录以备考。

文中附以有关板桥活动场所的旧貌、旧址、遗迹及书画作品图片一百五十九幅，图文并茂，试图成为一部形象编年史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得到南京许莘农、季伏昆、薛翔、朱俊杰，扬州李万才、黄俶成，兴化王掘清、刘诗复，潍坊李金新、张务纯，长沙王诚龙以及日本友人远藤光一诸先生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笔者学识浅薄，见闻陋隘，为二百多年前这位大艺术家编写年谱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文中不当和差错之处难免，遗漏之处必多，敬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周积寅 王凤珠

一九八八年即郑板桥诞生二百九十五周年於南京苦乐斋

目 录

郑板桥先生小像（封面）

序

写在前面

一、读书、教书（出生——三十岁）.....	1
二、卖画扬州（三十一岁——四十岁）.....	39
三、中举人、进士及宦游（四十岁——四十九岁）.....	71
四、作吏山东（五十岁——六十岁）.....	165
五、再次卖画扬州（六十一岁——七十三岁）.....	351

附录

(一) 参考引用书目.....	495
(二) 板桥书画墨迹主要收藏单位.....	503
(三) 师法板桥书画人名录.....	506

一、读书、教书

(出生——三十岁)

康熙三十二年癸酉(1693)一岁

十月二十五日^①子时，先生生于江苏兴化^②东门外古板桥^③。

——《昭阳郑氏族谱》

注：

①嘉庆庚辰冬至后二日，郑燮《板桥临兰亭序跋》云：“板桥世父生于康熙癸酉十月二十又五日”。

《板桥先生印册·雪婆婆同日生》云：“雪婆婆同日生”，杭州身汝敬刻。俗以十月廿五日为雪婆婆生日，燮与之同日生，故有是刻。或以不典为诮，予应之曰：古之谚语，今之典，今之谚语，后之典。“宫中作高髻，四方高一尺。”真成俗语而今为典矣。”

②兴化：市名，今属扬州市，在江苏省中部。五代杨吴置县，治所即今江苏兴化市。南宋绍兴五年(1135)废，十九年(1149)复置。境内地势低洼，河湖纵横，号称“水乡”(图1)。

兴化，清代为扬州府属，板桥有“扬州兴化人”用印(潘西凤刻)。

兴化又名昭阳、阳山、楚阳。板桥书画中有款署：“楚阳郑燮”，

③古板桥：刘熙载等《重修兴化县志》卷一，“古板桥东门外。邑人郑进士燮居此。按今易版以砖。”（图2）

古板桥原为木板桥，郑板桥改建为砖桥，仍称古板桥，道光年间重修。本世纪六十年代拆去，1982年4月找到桥碑，正与咸丰《兴化县志》所载相符。

先生姓郑氏，名燮，字克柔，号板桥，兴化县人①。先世居苏州，明洪武间始迁居兴化城内之汪头。曾祖新万，字长卿，庠生。祖湜，字清之，儒官。②父之本，字立庵，号梦阳，廪生，品学兼优，家居授徒，先后数百人③。母汪夫人④，继母郝夫人⑤。叔之标，字省庵，生子墨，字五桥，庠生。

——《郑板桥年表》

注：

①《板桥自叙》云：“板桥居士，姓郑氏，名燮，扬州兴化人。兴化有三郑氏，其一为‘铁郑’，其一为‘糖郑’，其一为‘板桥郑’。居士自喜其名，故天下咸称为郑板桥云。”新编《郑板桥全集》云，郑燮“号理庵，又号板桥。”

②板桥云：“祖父湜，歿。系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，未仕，未经受封。”“祖母蔡氏，歿。系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，蔡灵皋室女，并无再醮，未经受封。”（板桥亲笔，《郑板桥判牍》影印）

③《板桥自叙》云：“父立庵先生，以文章品行为士先。教授生徒数百辈，皆成就。板桥幼随其父学，无他师也。”

板桥云：“父之本，歿。系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，廪生，未经受封。”（板桥亲笔，《郑板桥判牍》影印）

④《板桥自叙》云：“板桥外王父汪氏，名翊文，奇才博学，隐居不仕。生女一人，端严聪慧特绝，即板桥之母也。板桥文学性分，得外家气居多。”

板桥云：“母汪氏歿。系江苏淮安府盐城县人，汪翊文室女，并无再醮，未经受封。”（板桥亲笔，《郑板桥判牍》影印）

⑤板桥云：“继母郝氏，歿。系江苏淮安府盐城人，郝林森室女，并无再醮，亦未受封。”（板桥亲笔，《郑板桥判牍》影印）

画家八大山人①六十八岁。

——《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》

注：

①八大山人（1626—1705），谱名统鳌，南昌（今属江西）人。明宁献王朱权后裔。明亡，一度为僧，又当道士，在南昌建青云谱道院。有雪个、个山、人屋、八大山人等别号。擅画水墨花卉禽鸟，笔墨简括凝炼，形象夸张，亦写山水，意境冷寂。所画鱼鸟每作“白眼向人”的情况，署款八大山人，联缀似“哭之”或“笑之”的字样，以及含意隐晦的题诗，都寄寓着亡国之痛。他的水墨画技法，对后来的写意画影响很大。工书法，行楷学王羲之，纯朴圆润，自成一格。

〔按〕

八大山人题《山水册页》云：

墨点无多泪点多，山河仍是旧山河。

横流乱石朽权树，留待文林细揣摹。

——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版

《八大山人山水画册》

板桥《题屈翁山诗札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兰共一卷》云：

国破家亡鬓总皤，一囊诗画作头陀；

横涂竖抹千千幅，墨点无多泪点多。

——《郑板桥集·诗钞》

画家石涛①五十二岁，由北京返抵扬州。

——《扬州八家年表》

注：

①石涛（1642——1718尚在）：姓朱，名若极，广西全州人。明藩靖江王朱守谦子，悼僖王朱赞仪的十世孙。父朱享嘉于南明隆武时在广西自称“监国”，为瞿式耜俘杀。他年龄尚幼，后隐蔽为僧，法名原济，亦作元济，号石涛，又号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清湘陈人等。早年屡游安徽敬亭山、黄山；中年住南京，曾在南京、扬州两次见康熙帝；去过北京，与辅国将军博尔都等交游；晚年定居扬州卖画。所画山水、兰竹、花果、人物，讲求独创，构图善于变化，笔墨恣肆，意境苍莽新奇，一反当时仿古之风，王原祁也叹服他：“大江以南，当推石涛为第一。”对“扬州八怪”和近代中国画影响很大。兼工书法和诗，并擅园林叠石。有《石涛画语录》（其手写刻本名《画谱》）及后人所辑的《大涤子题画诗跋》等。

〔按〕

板桥题画兰云：石涛和尚客吾扬州数十年，见其兰幅极多亦极妙。学一半，撇一半，未尝全学；非欲不全，实不能全，亦不必全也。诗曰：

十分学七要抛三，各有灵苗各自探，
当面石涛还不学，何能万里学云南。

——《郑板桥集·题画》

板桥题画竹云：“石涛画竹，好野战，略无纪律，而纪律自在其中。燮为江君颖长作此大幅，极力仿之。横涂竖抹，要自笔笔在法中，未能一笔逾于法外。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！功夫气候，僧差一点不得。鲁南子云：“唯柳下惠则可，我则不可；将以我之不可，学柳下惠之可。”余于石公亦云。

——《郑板桥集·题画》

板桥《题画·靳秋田索画》云：石涛善画，盖有万种，兰竹其余事也。板桥专画兰竹，五十余年，不画他物。彼务博，我务专，安见专之不如博乎！石涛画法千变万化，离奇苍古，而又能细秀妥

贴，比之八大山人，殆有过之无不及处。然八大名满天下，石涛名不出吾扬州，何哉？八大纯用减笔，而石涛微葺耳；且八大无二名，人易记识，石涛弘济，又曰清湘道人，又曰苦瓜和尚，又曰大涤子，又曰瞎尊者，别号太多，翻成搅乱。八大只是八大，极桥亦只是板桥，吾不能从石公矣。

——《郑板桥集》

画家禹之鼎①四十七岁。

——《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》

注：

①禹之鼎（1647—1709后），字尚吉（一作上吉），号慎斋，江苏江都人。康熙中任鸿胪寺序班。幼年师蓝瑛。善画人物、士女、墨竹，尤工肖像，多作白描，用兰叶描写衣纹，两颧微以脂、赭晕染。当时名人请他写照的很多。

画家高其佩①三十四岁。

——《中国画家丛书·高其佩》

注：

①高其佩（1660—1734），字韦之，号且园，铁岭（今属辽宁）人。官刑部侍郎。擅画花鸟、走兽、人物、山水，其简练苍劲处，近明代吴伟。尤以指头作画著称，侄孙高秉著有《指头画说》，记其画法和轶事等。李鱓曾从其学画。

画家华嵒①十二岁。

——《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》

注：

①华嵒（1682—1756），字秋岳，号新罗山人，福建上杭人。后寓杭州，在扬州卖画甚久，晚年居杭州。擅画人物、山水，尤精花鸟，别树一帜，对清代中叶以后的花鸟画影响颇大。工书，亦能诗。有《离垢集》、《解弢馆诗集》。清·葛嗣漪《爱日吟庐书画

补录》将他列入“扬州八怪”。曾与板桥等人合作《桐华庵胜集图》轴。

画家丁有煜^①十二岁。

——管劲丞《李方膺叙传》，见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0年第3辑

注：

①丁有煜（1682—1764），字丽中，号个堂，又号个道人。通州静海乡附贡生，少年时学时文制艺，随后又毅然摒弃，转而致力于诗、古文辞，水墨画、书法、篆刻都有造诣，尤以诗和水墨画声名最著。有《双薇园集》、《双薇园续集》和《与秋集》。

画家高凤翰^①十一岁。

——《历代名人年谱》

注：

①高凤翰（1683—1749），清画家。字西园，号南村，晚年号南阜老人，山东胶州（今胶县）人。曾官泰州巡盐分司，久寓江苏扬州一带。能诗，工书法、篆刻，善画山水、花卉，不拘成法。晚年右手病废，自号丁巳残人，亦号尚左生，改以左手作书画，仍很苍劲。好藏砚，达千余方，均手自铭琢。有《砚史》、《南阜山人全集》。清·凌霞《天隐堂集》将他列入“扬州八怪”。

画家边寿民^①十岁。

——《边寿民年谱》

注：

①边寿民（1684—1752），字颐公，又字渐僧，号苇间居士，江苏山阳（今淮安）人。秀才。工书法，间画山水、花卉。以泼墨法画芦雁，尤为著名。他在每年秋天结屋荒洲，从窗中洞观芦雁飞鸣、食宿、游泳的情态。故论者以为他画的芦雁，笔意苍浑奇逸，无不入神。著名的画论有“画不可拾前人，而要得前人意”句。有